

貞觀政要

冊二

貞觀政要卷第四

戈直集論

論太子諸王定分九

論尊敬師傅十

論教戒太子諸王十一

論規諫太子十二

太子諸王定分第九

凡四章

貞觀七年授吳王恪齊州都督太宗謂侍臣曰父子

之情豈不欲常相見耶但家國事殊須出作藩屏且

令其早有定分凡令平聲分去聲並同絕覬覦之心我百年

後使其兄弟無危亡之患也按史傳恪初王鬱林貞

州都督帝賜書曰汝惟茂親勉思所以藩王室以義

制事以禮制心外為之君臣內為之父子今當去膝

下不遺汝珍而遺汝以言其念之哉帝後以晉王為

太子又欲立恪長孫無忌固爭帝曰公豈以非己甥

耶且恪英果類我無忌曰晉王仁厚守文之

良主且舉棋不定則敗況儲位乎帝乃止

貞觀政要

卷四

中華書局聚

唐太宗之欲易高宗皆為宗廟社稷也合二君之事
不可尋常嫡庶之禮概論之也漢高祖之欲易
太子觀之則太宗之事近正何也漢高祖之欲易
房之立如意是也然遂引致四皓擁護太子
以成呂氏之禍杜牧所謂四老安劉反為滅劉
者其可不寒心哉故朱子謂高祖若能以天下
大計為心則蚤與張陳陵勃謀之以恆易盈可
愛也若吳王恪之在當時內不聞其母有戚姬變
高宗之懦弱不聞恪有魏王奪嫡之計太宗深知
計問之無忌無忌以外雖為正大之論內實懷外
家之私其後卒以無辜陷恪死地無忌之罪上
通於天矣夫以恪之英才幸而嗣聖之際尚存
庶幾匡正唐室不致事賢於高祖無忌之心則
不悲哉然則太宗之致事賢於高祖無忌之心則
真子房之罪人矣

貞觀十一年侍御史馬周上疏曰漢晉以來諸王皆
為樹置失宜為去聲不預立定分以至於滅亡人主熟
知其然但溺於私愛故前車既覆而後車不改轍也
今諸王承寵遇之恩有過厚者臣之愚慮不惟慮其

恃恩驕矜也昔魏武帝寵樹陳思及文帝卽位防守

禁閉有同獄囚以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從而畏之

也魏武帝曹操也操生四子丕彰植熊丕文帝也植陳思王也植多藝能操愛之文帝既立植寵日衰

後以悖慢貶安鄉侯後進王東阿此則武帝之寵陳思適所以苦之

也且帝子何患不富貴身食大國封戶不少好衣美

食之外更何所須而每年別加優賜曾無紀極曾音

俚語曰俚音里語猶云俗諺也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自然也

今陛下以大聖創業豈惟處置見在子弟而已處上聲見

現音當須制長久之法使萬代遵行疏奏太宗甚嘉之

賜物百段

唐氏仲友曰太宗制自古之所不制臣古之所不臣而獨牽於私欲不能自克於嫡庶之際不爲遠處

竟使賢才宗支連頸就戮周言有先見之明惜哉言之不力

愚按周官有王世子不會之文王之衆子不與焉夫先王愛子之心豈不欲其周徧哉蓋所以

別嫌疑明嫡庶絕覬覦禍亂也隋文帝既立勇爲太子又使晉漢秦蜀四王各據方面恩寵相埒且誇示於人曰前代兄弟相爭者由嫡庶之分也今吾子同母何憂禍亂哉其後五子互相攘奪無一人得令終者至今爲天下笑太宗目睹隋室之禍宜知所鑒矣既立承乾爲太子復寵待諸王無所高下馬周窺見禍亂之端亟以爲言太宗雖能嘉賞迄不能改愚觀太宗每事以隋爲鑒獨於諸王定分而忘之豈所謂溺愛者不明邪

貞觀十三年諫議大夫褚遂良以每日一作月特給魏

王泰府料物有逾於皇太子上疏諫曰昔聖人制禮

尊嫡卑庶謂之儲君儲音除副也太子君道亞霄極

甚爲崇重用物不計泉貨財帛與王者共之庶子體

卑不得爲例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而先王

必本於人情然後制法知有國家必有嫡庶然庶子

雖愛不得超越嫡子正禮特須尊崇如不能明立定

分遂使當親者疎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徒承機而動

私恩害公或至亂國伏惟陛下功超萬古道冠百王

冠去聲

發施號令

施平聲

爲世作法

爲去聲

一日萬機或未

盡美臣職諫諍無容靜默伏見諸君料物翻少魏王

朝野見聞不以爲是臣聞傳曰

傳去聲

愛子教以義方

忠孝恭儉義方之謂昔漢竇太后及景帝並不識義

方之理遂驕恣梁孝王封四十餘城苑方三百里大

營宮室複道彌望積財鉏巨萬計出警入蹕小不得

意發病而死

鉏舉兩切貫錢索也蹕音畢天子出稱

警入稱蹕竇太后漢文帝之后生景帝

及梁王王名武諡曰孝事見本傳

宣帝亦驕恣淮陽王幾至於敗賴

其輔以退讓之臣僅乃獲免

幾平聲淮陽王名欽漢宣帝庶子也諡曰憲事

見本傳

且魏王旣新出閣伏願恆存禮訓妙擇師傅示

其成敗旣敦之以節儉又勸之以文學惟忠惟孝因

而獎之道德齊禮

論語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恪

乃爲良器此

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太宗深納其言

陳氏惇脩曰甚哉太宗之不善為父也所以啓泰之邪心者太宗也非太宗之罪也太宗既立承乾為

太子而所以眷養於泰而寵錫之者其禮乃過於承乾其理何邪是時雖未嘗許泰為太子而禮數

優異則立泰之意固已見於承乾者乎及其然則寧免泰之無觀覲而抑之以計傾承乾者乎邪心寧

是既啓然後從而入而復閉其門不亦惑乎

愚按古者不以私恩害公義故嫡長之重衆子雖愛不得而以私恩害公義故嫡長之重衆子

源也太宗以聰明之君而於太子魏王之私愛不能定其分異其禮雖深納遂良之言而私愛

之心終不能自克卒至於兩廢焉其亦可鑒也夫

貞觀十六年太宗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各

為我言之為去聲後尚書右僕射高士廉名儉以字

薦為治中王為皇太子授右庶子既即位為吏部尚書封許國公後遷僕射攝太傅掌機務二十一年卒

曰養百姓最急黃門侍郎劉洎曰撫四夷急中書侍

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義為急傳去聲

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即日四方仰德不敢爲非但太

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遺去聲

此最當今日之急太宗曰此言是也朕年將五十已

覺衰怠既以長子守器東宮長音掌諸弟及庶子數將

四十心常憂慮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

敗家國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

求正士且官人事王不宜歲久歲久則分義情深非

意闕闕分去聲闕音窺多由此作其王府官寮勿令

過四考令平聲

唐氏仲友曰太宗不知溺愛之在己獨欲責之保

傳王者又令王府官不得過四考何也彼誠賢者

雖終身而未足誠不賢

愚按國家急務養百姓也撫四夷也道德齊禮

也若高士廉劉洎岑文本之言皆急務也而褚

遂良則以太子諸王須有定分爲當今之急考

其時承乾之惡已著魏王泰窺伺之情頗露漢

貞觀政要卷四

四一中華書局聚

王元昌同惡之迹益彰遂良之言宜其為急務也非以養百姓撫四夷道德齊禮為不急也太宗不思所以正定分而責備於人抑末矣且踰年而有東宮之變矣方且曰公等為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又何益之有哉又

尊敬師傅第十 凡六章

貞觀三年太子少師少去聲李綱字文紀觀州人始名

仕隋為太子洗馬擢尚書右丞隋末賊帥何潘仁劫為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既受禪拜禮部尚書太

子詹事諫建成不聽遂乞骸骨貞觀初拜是職五年卒諡曰貞有脚疾不堪踐履太

宗賜步輿令三衛舉入東宮府令平聲唐制東宮六等掌

宿衛之事詔皇太子引上殿親拜之大見崇重綱為

太子為去聲陳君臣父子之道問寢侍膳之方見封建

理順辭直聽者忘倦太子嘗商略古來君臣名教竭

忠盡節之事綱懍然曰懍音凜託六尺之孤寄百里

之命論語曾子之言謂古人以為難綱以為易以歧切

每吐論發言皆辭色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太子未嘗不聳然禮敬

愚按世子為王之貳天下之本也太宗卽位之後蚤建太子以固天下之本而嚴太子尊敬師傳之禮稽之古典允合其宜李綱少慷慨有風節故其發言吐論辭色毅然宜皇儲之所禮敬也古人謂一心可以事百君者綱之謂歟

貞觀六年詔曰朕比尋討經史比音鼻明王聖帝曷嘗

無師傅哉前所進令遂不覩三師之位意將未可何

以然黃帝學大顛顓頊學錄圖堯學尹壽一作壽舜學

務成昭禹學西王國湯學威子伯文王學子期武王

學號叔已上出劉向新序前代聖王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

乎天下名譽不傳乎載籍況朕接百王之末智不同

聖人其無師傅安可以臨兆民者哉詩不云乎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嘉樂篇之辭夫不學則不明古道扶音

而能政致太平者未之有也可即著令置三師之位

按史志

隋廢三公皆不設官屬

愚按周書曰立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論道經

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

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豈易其人哉若論

其極必皋夔稷契伊傅周召而後可世變無窮

隨世升降可也唐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師天

子所師法無所總職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佐

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此則非古制也

以太宗之時固皆元勳碩德居之制雖殊古而

名意則同降此則為加官視品秩崇高耳豈皆

其人哉人君欲稽古以正名苟捨周官愚未見

也其可也

貞觀八年太宗謂侍臣曰上智之人自無所染但中

智之人無恆從教而變況太子師保古難其選成王

幼小周召為保傅

賈誼曰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

傳傳之

德義左右皆賢日聞雅訓足以長仁益德

長音使

為聖君秦之胡亥用趙高作傳教以刑法及其嗣位

誅功臣殺親族酷暴不已旋踵而亡胡亥秦二世名初始皇使趙高

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及嗣位高說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宗室盡除先帝之故

臣更置陛下之罪所親信二世乃更爲法律故知人之大臣公子有罪輒誅二世卒爲高所弑

善惡誠由近習朕今爲太子諸王爲去聲精選師傅令

其式瞻禮度令平聲有所裨益公等可訪正直忠信者

各舉三兩人

愚按太子國家之根本也諸王公族之枝葉也根本不安固枝葉茂盛永孚于休則開導而訓告

之豈不在師傅乎然三代尚矣自漢以來未嘗不切切於嚴師傅也而諸王之賢求如河間東

平何不多見夫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況崇高之上者乎爲君父者尚慎于

茲

貞觀十一年以禮部尚書王珪兼爲魏王師唐因隋制皇叔

昆弟皇子爲親王者置師太宗謂尚書左僕射房玄

齡曰古來帝子生於深宮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

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皆得安全王
珪我久驅使甚知剛直志存忠孝選爲子師卿宜語
泰每對王珪如見我面宜加尊敬不得懈怠珪亦以
師道自處上聲時議善之也

胡氏寅曰爲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
授人而道以爲人倫爲至魏王泰是時承寵偏厚於
兄弟間漸生異慮防其微而革其心不於師而誰
望而王珪告戒之方教訓之道未之聞也魏王卒
獨窺伺儲位廢斥而有死責矣

愚按太宗以王珪爲魏王師且諭玄齡以嚴教
之意可謂得人矣然嘗觀太宗愛泰之心以嚴教
固父子之情也乃詔卽府置文館得自引博士
蘇勛勸泰延賓客著書如古賢王奏撰括地志
於是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遊因藉其門如市
泰之月稟又過太子遠甚褚遂良亦以爲言其
後卒有奪嫡之罪竟懼幽貶夫效古賢王著書
必如河間東平而後竟懼幽貶夫效古賢王著書
立博望苑使通賓客私權勢其母乃與所謂嚴教之
意異

數

貞觀十七年太宗謂司徒長孫無忌司空房玄齡曰
三師以德道人者也若師體卑太子無所取則於是
詔令平聲撰太子接三師儀注太子出殿門迎先拜三
師三師荅拜每門讓三師三師坐太子乃坐與三師
書前名惶恐後名惶恐再拜

愚按太宗制太子接三師儀注委曲尊隆意亦
至矣師嚴然後道尊況元良而屈體盡敬於師
傳其關繫豈不尤重也然嘗觀賈誼引大戴記
之言於政事書曰師道之教訓保保其身體傳
傳之德義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三公三
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入學則承師問道
退習而考於太師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
此古昔太子親師傳之實也又不止於儀注之
文而已為君父者不可不考於賈誼之書

貞觀十八年高宗初立為皇太子

貞觀十七年四月立晉王治為皇太子

子是高宗

尚未尊賢重道太宗又嘗令太子

令平聲

居

寢殿之側絕不往東宮散騎常侍劉洎上書曰臣聞

郊迎四方孟侯所以成德月令天子立春迎於東郊立夏迎於南郊立秋迎於西郊立冬迎於北郊按此非王世子之事或曰周制東西南北之學在於四郊孟長也孟侯謂世子也此說於成齒學三讓元良由是作貞文王一世子為切迎字疑誤

物而三善皆得者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曰有父在則禮然

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二曰君在則禮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三曰長道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

父子君臣一有元良萬邦作貞斯皆屈主祀之尊一作祀治禮曰君一有元良萬邦作貞主嗣申下交之義故得芻言咸薦睿問旁通不出軒庭

坐知天壤率由茲道永固鴻基者焉至若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長音掌未曾識憂懼曾音層無由曉

風雅雖復神機不測天縱生知而開物成務終由外獎匪夫崇彼千簫夫音扶後同簫音約千舞者所執之楯也簫樂管以竹為之三孔長

三尺以和衆聲者也聽茲謠頌何以辨章庶類甄覈彝倫甄音珍

歷考聖賢咸資琢玉學記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故周儲上

哲師望爽而加裕

周公儲謂成王也望太公號爽漢嗣

深仁引園綺而昭德

漢嗣謂惠帝盈太子也高祖欲廢太

置酒太子侍四皓從皆年八十餘上曰煩公幸卒調

難動矣卒不廢四皓東園公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

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鼂錯上

書令通政術

鼂音潮錯音措漢文帝時鼂錯為太子

名揚於萬世者以知術數也故入主知所以臨制臣

下而治其衆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

欺蔽矣知所以安行備萬民此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

孝事上則臣子之行利備矣此則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

之賈誼獻策務知禮教賈誼維陽人漢文帝時為梁

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

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

教赤子而竊惟皇太子王裕挺生金聲夙振明允篤

貞觀政要卷四

八中華書局聚

音潮事見藝宮論道宜弘於四術王制樂正崇四術

以書禮樂封建篇註雖富於春秋飭躬有漸實恐歲月易往詩

墮業興譏取適晏安言從此始臣以愚短幸參侍從

聲去思廣儲明暫願聞徹不敢曲陳故事切請以聖德

言之伏惟陛下誕叡膺圖登庸歷試多才多藝道著

於匡時允文允武功成於纂祀萬方卽敘九圍清晏

尙且雖休勿休日慎一日求異聞於振古勞叡思於

當年思去聲乙夜觀書事高漢帝漢紀光武講論馬

上披卷勤過魏王魏紀文帝雖在陛下自勵如此而

令太子優游棄日不習圖書臣所未諭一也加以暫

屏機務屏音餅卽寓雕蟲揚子曰或問吾子少而好

也不爲紆寶思於天文則長河韜映摛玉華於仙札音摛

癡則流霞成彩固以鎔銖萬代鎔音溜銖音殊十黍